



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

中共的洗脑宣传，使很多人疑问：法轮功是不是违法？事实是：中国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规定法轮功违法。越来越多的律师和法官，认清了这一点。

中国最高效力的法律是《宪法》。翻遍中国《宪法》，没有任何条文规定法轮功违法，相反，《宪法》保障中国公民的信仰自由。

按照中国现行法律体系，在宪法之下，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基本法律和其他法律（统称法律）。翻遍中国法律，也找不到任何一部法律说法轮功违法。

“邪教”之说，来自江泽民和党媒《人民日报》。然而公、检、法机关应依法律办案，而不能依照政治运动中的报道或内部指令来办案。

中共在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一直在以权代法，根本就没讲过法律。中共为了制造迫害借口，导演了“天安门自焚”等诸多假新闻。这恰恰暴露了中共“假恶斗”的本质。◇



▲台湾法轮功学员集体炼功的殊胜场景。台湾是除中国大陆外，修炼法轮功人数最多的地区，约有50多万人。1000多个炼功点遍布300多个城镇。社会各个阶层都有人修炼法轮功。◇

赤峰孙晓明被绑架 家人吁放人

（明慧网通讯员内蒙古报道）二零二四年五月十一日，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法轮功学员孙晓明和张凤侠夫妇被赤峰市红山区东城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赤峰市红山区东城看守所。张凤侠约于五月下旬回家，孙晓明目前仍被非法关押在红山区看守所。

孙晓明修炼法轮大法前，曾因工伤一度面临瘫痪，修炼法轮功后，他获得健康的身体及道德的提升。他的儿子日前写公开信，叙述父亲为何修炼法轮功，认为自己的父亲修炼真、善、忍做好人没有错，呼吁警察尽快释放自己的父亲。

以下是孙晓明的儿子公开信的主要内容。

曾因工伤几乎瘫痪

我父亲于二零二四年五月十一日被赤峰市红山区东城派出所警察绑架，于二零二四年六月初被红山区检察院批捕，现被非法关押在红山区看守所。现在得知我父亲走路非常困难，身体状况堪忧。我非常担心我父亲的身体，在此呼吁各界善良人士的援助，希望相关部门尽快无罪释放我的父亲回家。

我父亲年轻时出过矿车事故，留下后遗症。在我出生后不久，他就开始腿疼，各种医治不见效，慢慢越来越严重，导致不能干活。一家医生建议在家打牵引。几个月后，撤掉牵引，父亲的腿已经不能弯曲。没办法，又开始使用各种办法让腿的膝关节恢复，那段时间，父亲几乎瘫痪在床，痛苦绝望，不知自己偷偷哭过多少次，一次母亲干活回家，父亲正在蒙头痛哭：每天看到父母和妻子为自己操劳，面对年幼的孩子，自己却什么都不能干，叫天不灵，叫地不应，真是苦



不堪言。

一九九六年，父亲被医院确诊为重度股骨头坏死，医生建议切除，换化学的，国产的五、六年换一次，进口的八九年换一次，这就意味着父亲的一生将在不断的换股骨头的手术中度过。我家无能力支付昂贵的医疗费用，想寻找一种保守治疗方法，多方打听，有家骨科医院说不用手术，能治疗我父亲的病。抱着一线希望我父亲在这家医院治疗了一年，可是回来后父亲还是拄着双拐不能干活。所以我儿时的印象就是父亲腿不能动，瘫痪在床，还一根接一根的抽烟，长期吃药引起强烈肠胃痉挛，疼起来整个人缩成一团，直冒汗；还有母亲的泪水和无助的眼神，到后来苦大仇深的抱怨。痛苦绝望中父亲决定不再吃药，身体如果不好就了此一生。

修炼大法始获新生

直到某一个月，我家变了，腿不能动的父亲突然能下地走路，并且能干活了，家里一堆堆的烟灰也不见了，母亲也不再抱怨并且开始积极生活了，家里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机。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学了法轮功。父亲经常说：“如果不是学法轮功，我这条命也许都没了。”从那时开始，他们做事为别人考虑，主动与别人化解曾经的矛盾，做着他们理想中的好人，邻里乡亲都说我父母是好人。

自从父亲身体好后，父亲每天骑自行车去离家四十里地外的市里打工，早晨很早就出发了(转下页)

(接上页)晚上很晚才回来,那时的山路很难走,有一段长坡,大概三、四里路,只能推着自行车,但父亲从不叫苦。

有一年冬天,我父亲要卖掉家里养的鸡,以便购置一些年货过年,两只鸡卖了一百元,收到的却是假币。当时同村人和在场的亲戚都劝我父亲把钱混着花了,可父亲却说:“别人祸害我,我不能祸害别人。”当场就把假钱毁了。在农村,在那个年代,一百元可不是小钱,我的父亲完全为别人着想的行为让在场众人无不佩服。

记得一年,我家种了一片西瓜,西瓜熟了,父亲到地里住在瓜棚看瓜。一天,村里一家人下山路过瓜地,看到瓜地没人,就进地摘瓜,摘两个不够,开始拿袋子装,我父亲在瓜棚里看得清清楚楚,但是他想,如果出去了,人家会很不好意思,所以他就一直不做声,一直到他们离开后父亲才出来。过后父亲说,乡里乡亲的,摘几个就摘几个吧,一定是口渴了。

坚持信仰屡遭迫害

可不久之后,我的人生观第一次受到了冲击,电视上说学法轮功的人自杀、杀人和自焚等等,学校还组织全校学生到电影院看视频,视频上说这群人多狠,多坏。而我所见与这些完全不同,甚至背道而驰。我很矛盾,一方面是学校老师在我心中的权威,另一方面是我朝夕相处的父母真实的转变,我该信谁?

有一次,一群穿着黑衣服自称是警察的人来到我家,有一个长头发的男的,恶狠狠的表情,粗鲁的翻找着什么,还大声问我书藏哪

了。我大脑一片空白,接着我就看到父母双双被抓上车带走了。之后我在学校更是遭受诸多冷眼,自那开始我变得孤僻寡言。

妈妈被非法劳教。父亲和我在家,他既当爹又当妈,我在上学,父亲无法离家打工,只能在家种地,致使本来稍有好转的家境急转直下,在校吃饭我要买勺子,可家里连两毛钱都拿不出。就是这样的情况下,每次回家我仍然担心不已,一旦家里门开着又没人或者大门紧锁,我心里就害怕,害怕警察又来抓人。

我害怕的事还是一次次发生着,最严重的是一年暑假,警察又来家里抓人,爷爷奶奶说:“抓吧抓吧,还剩个孩子了,我们也不想管,反正大人也都抓走了,给把孩子也带上吧!”就这样我也被带进洗脑班。我父亲看到我也被推上车,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眼泪不断地往下流。害怕、委屈等等复杂情绪充斥我的大脑,我不停地哭,哭到很晚,不知不觉中睡着了。第二天早上,醒来就找我爸,发现爸爸在隔壁整个人困得不住的点头,这一天我情绪稍有稳定,可是看到我爸就哭。具体几天记不清了,奶奶来把我接回家了,后来才知道我爸之所以困是因为那几天被警察强迫不让睡觉。

那之后我开学了,某一天回家的时候,家里大门是开着的,我爸回家了,当时我开心极了。爸爸找了个稳定工作,他很珍惜,每天兢兢业业干活,做事先考虑别人,从来不和同事计较,多次被评为先进,是单位公认的好人。我父亲被捕后他们单位领导说:“老孙是我

们单位最好的人,这个岗我给他留半年。”

二零二零年,元宝山“610”,马林镇政府人员和派出所警察上门扬言要抓我母亲,八十多岁的姥姥由于惊吓当场昏死,抢救十几分钟才恢复意识。当时那几人怕担责任匆忙离开。

修炼真、善、忍无罪

无论上学还是上班,我都时刻担心父母的安全,电话不通或找不到人我就紧张,怕父母再次被抓,怕失去他们,我多么想过上和别人一样安宁的日子。可是我的父亲没有违法,他是个懂得感恩的人。他在为他的信仰发声,我也没有理由去指责埋怨他。

我父亲修炼真、善、忍不但无罪,而且是在做世上最好的人,是合法的!其实,在中国找不到任何一部法律明文规定法轮功违法,国家几次公布的邪教名单中都没有法轮功,相反,却公布了废除对法轮功书籍的禁令(《国家新闻出版署第五十号令》),公民享有信仰自由。在全世界炼法轮功不仅无罪,而且都受到欢迎。警察应该去保护这样的好人,而不是抓捕他!

我父亲道德高尚,未曾违法却身陷囹圄,这给我的家庭带来无尽的痛苦,而现在我父亲的身体状况令人担心,在此我呼吁相关单位无条件释放我的父亲,呼吁所有善良人关注发生在我家的人权惨案,制止发生在我家的悲剧,让所有人能够继续相信好人的确有好报!

愿我的父亲能早日平安归来,我们全家人健康、团圆。愿迫害得以停止,人心得以归正,孩童不再惊恐,父母不再泣叹。◇

法轮功学员为什么出来讲真相?



你知道吗?

法轮功学员冒着危险出来讲真相,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那些还不了解法轮功的人。法轮功学员从切身经历中知道法轮功能让身体健康、道德回升,但没炼功的人不知道。假如法轮功学员不站来讲真相,人们会被谎言欺骗,跟着共产党对法轮功产生敌对仇视心理。这样他们不仅失去了像法轮功学员那样的修炼机会,而且俗说骂佛怕道会招恶报,很可能在不知道真相的情况下作出助纣为虐的事情,影响生命前途。◇